

林语堂评『幽梦影』

大自然有的是声音、颜色、形状、情趣和氛围；
人类以感觉的艺术家资格，开始选择大自然的适当情趣，
使它们和他自己协调起来。这是中国一切诗或散文的作家的态度。
可是我觉得这方面的最佳表现乃是张潮在『幽梦影』书里的警句。

（清）张潮著

幽梦影

——名贤劝世书

『幽梦影』一书，尤多格言妙论，

言人之所不能言，道人之所未经道。

——石庞

清如梵室之钟，令人猛省，响若尼山之铎，别有深思。



幽梦影

——名贤劝世书

[清] 张 潮 / 著

陈书良 / 整理注释

曹泽扬 / 译

三环出版社出版

琼新登字 03 号

幽 梦 影

[清]张 潮撰

陈书良整理注释 曹泽扬译

责任编辑：苏 斌

封面设计：潘小彬

*

三 环 出 版 社 出 版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华中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 字数：65 千

1991 年 12 月第 1 版 199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3,300

ISBN7-80564-793-3/G·556

定价：2.00 元

前言

《幽梦影》是清初的一本随笔小品文集。按小品本是佛家语。《世说新语·文学》云：“有北来道人与林公相遇于瓦官寺，共讲小品。”《释氏辨空经》云：“详者为大品，略者为小品。”佛家将经典分详、略二种，如鸠摩罗什译之《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就有二十七卷本与十卷本两种，篇幅短的叫小品经。文学史上的小品文当然也带有小品这种本来的短小简略的胎记。尤其是随笔小品，这种文体十分特别，海阔天空，寥寥数语，亦骈亦散，摇曳生姿。内容则拉杂琐语，随笔而录，写人情，记风土，谈时俗，明器用，探技艺，以至或记一时之戏谑，或述对某事之感触，议论则精义妙语，抒情则蕴籍悱恻，不拘形式，自成风流。这种文体肇始于魏晋，《世说新语》为其滥觞。经过唐代和宋初两次古文运动的推动，散文文体进一步得到了解放，随笔小品空前发展，且多出自文坛大家之手，其荦荦大者如欧阳修《归田录》、孙光宪《北梦琐言》、苏轼《东坡志林》、叶梦得《石林燕语》、陆游《老学庵笔记》等，诚如明人所编《五朝小说》序言所说：

唯宋则出士大夫手，非公余纂录，即林下闲谭。所述皆生平父兄师友相与谈说，或履历见闻、疑误考证，故一语一笑，想见先辈风流。其事可补正史之亡，裨掌故之阙。

到了明清，随笔小品更蔚为大国。如张岱、公安三袁等且以

此名家。尤为甚者，有些人还将每一则随笔浓缩为警句格言。这倒与汉魏时的演连珠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又毫无对偶、用韵的羁绊，精金美玉而又出于自然，洒脱放纵而又纯然百炼。阅读不费时日，而掩卷遐想无穷，一时颇受士大夫们的青睐。张潮的《幽梦影》即为一部较好的代表作。

张潮的事迹已难详考。他字三来，号心斋，安徽歙县人。他的父亲曾担任过明朝的地方大吏，所以他也是一个豪门子弟。张潮以岁贡得到过翰林孔目一类的官职。康熙三十八年（1699）曾被“中山狼”诬陷，为一项政治案件所牵连而被逮入狱，不久就被释放，“穷愁著书”以度岁月。^①他与清初著名文人孔尚任、冒辟疆、陈维崧都有交游，著作有《心斋诗集》、《幽梦影》、《花鸟春秋》、《酒律》、《贫卦》、《花影词》等，还编有《虞初新志》、《昭代丛书》和《檀几丛书》。从以上所述，我们可以揣想到，张潮是一个颇富离经叛道色彩的放诞风流的封建文人。

《幽梦影》虽不足三万字，但内容较为庞杂，可以窥见作者思想的各个方面，下面试简介于下。

《幽梦影》成书于康熙年间，其时明末清初这一场“天崩地解”的历史剧变刚刚结束。在这期间，家国隳亡、衣冠沦丧的“黍离”之思，不仅在气节刚强的爱国者中，就是在一般的士大夫中，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王船山、黄宗羲等学者保持高风亮节，隐居民间，潜心著述，他们始终不向异族统治者低头，在学术探讨中深刻地研究这场历史剧变，迸发出否定君权的民主思想的火花。也还有不少士大夫利用诗文或隐或显、或直或曲地表达故国之思，一抒胸中酸辛沉郁之

^①见张潮《虞初新志》总跋

气。张潮就是后一类人。本书第3则云：“无善无恶是圣人，善多恶少是贤者，善少恶多是庸人，有恶无善是小人，有善无恶是仙佛”，就清楚地表明了作者既明于善恶、又不愿意鲜明地表明看法的人生观。张潮以为“入世须学东方曼倩，出世须学佛印了元。”（第10则）按东方朔是西汉的滑稽人物，以诙谐、好调笑著名，其实他极有抱负，又敢于直言直谏，但武帝只把他当作俳倡一类人物。他在著名的《答客难》中就抒发了不受重用的哀愤，深刻地反映了战国纵横之士与中央集权专制制度下文士处境的差异，揭露了封建专制制度下的文士不得不听任统治者随意摆布的悲哀命运。张潮理解东方朔的滑稽的背后隐藏的巨大的悲哀，理解东方朔式的“大隐隐朝市”，所以说“入世须学东方曼倩”。纵观《幽梦影》全书，关于人生观的论述大多含糊言之，但亦偶露峥嵘。如第128则云：“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间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也。”又如第4则，大谈人与物的知己，末尾说：

若松之于秦始，鹤之于卫懿，正所谓不可与作缘者也。

他以为纵然秦始皇封泰山松为大夫，卫懿公给鹤以礼遇，但无论如何不是知己。诚如查二瞻所评：“此非松鹤有求于秦始皇卫懿，不幸为其所近，欲避之而不能耳。”如果我们联系到清初统治者给士人的礼遇，联系到当时大多数士人的不合作态度，张潮的弦外之音不是极其清楚了吗？

《幽梦影》写得最精彩的还是审美体验。林语堂先生指出：

大自然有的是声音、颜色、形状、情趣和氛围；人类以感觉的艺术家的资格，开始选择大自然的适当情

趣，使它们和他自己协调起来。这是中国一切诗或散文的作家的态度，可是我觉得这方面的最佳表现乃是张潮在《幽梦影》一书里的警句。

张潮善于以大自然的美来认同自己的美学体验，林氏欣赏的正是这一点。如第142则：“春风如酒，夏风如茗，秋风如烟如姜芥。”谁都接触过四季的风，都有不同的微妙的感受，但张潮却表达得十分“具体”。又如：

楼上看山，城头看雪，灯前看花，舟中看霞，月下看美人，另是一番情境。(28则)

因雪想高士，因花想美人，因酒想侠客，因月想好友，因山水想得意诗文。(40则)

梅边之石宜古，松下之石宜拙，竹旁之石宜瘦，盆内之石宜巧。(79则)

无疑，作者正是将自然与人事沟通，才使虚空的美感活生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第34则亦值得玩味：

窗内人于窗纸上作字，吾于窗外观之极佳。

朱光潜先生在《文艺心理学》中曾精审地分析过美感经验中的“距离说”，认为“艺术家和诗人的长处就在能够把事物摆在某种‘距离’以外去看。”^①可以说，张潮在审美方面有意无意的接触了美学上的“距离学”。

《幽梦影》中还有相当部分是探讨学问之论。作者善于将自己的治学经验以妙语发之，诚如第35则所云：“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皆以阅历之浅深为所得之浅深耳。”正由于作者阅历深，故读书得之深，故所发议论亦能见出深度：

①见《文艺心理学·美感经验的分析（二）》

读经宜春，其神专也；读史宜夏，其时久也；读诸子宜秋，其致别也；读诸集宜冬，其机畅也。（第1则）

经传宜独坐读，史鉴宜与友共读。（第2则）

细细想想，这些话确有道理，它们妙就妙在“人人意中所有，人人语中所无”。再如第100则：“读书最乐，若读史书则喜少怒多，究之怒处亦乐处也。”我以为这句话写得很有深度，乐、喜、怒三字也下得很有分寸。一则中国历史痛心的事太多太多，“喜少怒多”确为真正通读历史者之感触。二则只要你认真读史，必然会为中华之奇耻大辱而扼腕，为中华之悲壮历程而浩叹；于是，你的“怒处”正表明你学有所得，而这种得，正是读书的“乐处”。此外，如第13则论书法，第69则论著书，第71则论文体嬗变，第73则论学文，第191则论音韵，均发言中的，义理兼赅。

以上简略地介绍了《幽梦影》的大致内容。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作者的时代局限，本书不可避免地沾染了明末清初文士的浮靡风习，诸如鄙薄劳动人民，表彰愚忠愚孝，还有一些风流自赏、格调不高的浮艳文字；但瑕不掩瑜，整个的看来，《幽梦影》在随笔小品中还是一部上乘之作。

《幽梦影》历来刊本很少，编者尚未见到过铅印本。（当然，解放后更没有出版过。）我们的整理工作根据的是“同治甲戌初夏迟云楼主人刊”本，这是现今能见到的较早和较完善的版本了。整理时，加上新式标点；逐则标上阿拉伯文字；删除了每则后面所附张氏的朋友门生的评语。但保留了序跋文字，因为我以为它们是很好的评介文章。并且，对书中的历史人名和典故作了简要的注释。同时，请曹泽扬先生翻译。为读者检索方便，书末附有分类索引。由于编者水平

不高，错误之处一定很多，敬请各方不吝指正。张潮说：“著得一部新书，便是千秋大业；注得一部古书，尤为万世弘功。”前一句对于《幽梦影》的作者当然适合；后一句，则是我们整理古籍者努力的方向了。谨书此以自勉并作结语。

陈书良识于长沙听涛馆

时一九九一年端午

张潮的警句*

我们已经知道大自然的享受不仅限于艺术和绘画。大自然整个渗入我们的生命里。大自然有的是声音、颜色、形状、情趣和氛围；人类以感觉的艺术家的资格，开始选择大自然的适当情趣，使它们和他自己协调起来。这是中国一切诗或散文的作家的态度，可是我觉得这方面的最佳表现乃是张潮（十七世纪中叶）在《幽梦影》一书里的警句。这是一部文艺的格言集，这一类的集子在中国很多，可是没有一部可和张潮自己所写的比拟。这种文艺格言和通俗谚语的关系，有如安徒生的童话和古代英国童话的关系一样，或如休伯特（Schubert）的艺术诗歌和民间歌曲的关系一样。他这部书极得人家的爱好，有一些中国学者甚至在他的每句格言下加上一些轻松而清逸的注释。然而，我现在只能译出一些关于大自然的享受的最佳警句。他有一些论人生的警句非常之妙，而且是整部格言集中的主要部分……

林语堂

* 此篇摘自林语堂著《人生的盛宴》之第七章《大自然的享受》。

题 词

余穷经读史之余，好览稗官小说，自唐以来，不下数百种。不但可以备考遗忘，亦可以增长意识。如游名山大川者必探断崖绝壑，玩乔松古柏者必采秀草幽花，使耳目一新，襟情怡宕，此非头巾襁褓章句腐儒之所知也。故余于咏诗撰文之暇，笔录古轶事今新闻，自少至老，集著数十种。如《说史》、《说诗》、《党鉴》、《盈鉴》、《东山谈苑》、《汗青余语》、《研林不妄语》、《述茶史补》、《四莲华斋杂录》、《曼翁漫录》、《禅林漫录》、《读史浮白集》、《古今书字辩讹》、《秋雪丛谈》、《金陵垫抄》之类，虽未雕板问世，而友人借抄，几遍东南诸郡，直可傲子云而睨君山矣！天都张仲子心斋，家积缥緗，胸罗星宿，笔花缭绕，墨沈淋漓，其所著述与余旗鼓相当，争奇斗富。如孙伯符与太史子义相遇于神亭，又如石崇、王恺击碎珊瑚时也。其《幽梦影》一书，尤多格言妙论，言人之所不能言，道人之所未经道。展味低徊，似餐帝浆沆瀣，听钧天广乐，不知此身之在下方尘世矣。至如“律己宜带秋气，处世宜带春气”；“婢可以当奴，奴不可以当婢”；“无损于世谓之善人，有害于世谓之恶人”；“寻乐境乃学仙，避苦境乃学佛”……超超玄著，绝胜支许清谈。人当镂心铭腑，岂止佩韦书绅而已哉？

暨持老人余怀广霞制

幽梦影小序

张心斋先生家自黄山，才奔陆海，桄桷赋就，锦月投怀；芍药词成，繁花作饌。苏子瞻十三楼外景物犹然，杜牧之廿四桥头流风仍在。静能见性，洵哉人我不间而喜嗔不形；弱仅胜衣，或者清处日来而滓秽日去。怜才惜玉，心是灵犀；绣腹锦胸，身同丹凤。花间选句，尽来珠玉之音；月下题词，已满珊瑚之笥。岂如兰台作赋，仅别东西；漆园著书，徒分内外已哉？然而繁文艳语，止才子余能；而卓识奇思，诚词人本色。若夫舒性情而为著述，缘阅历以作篇章，清如梵室之钟，令人猛省；响若尼山之铎，别有深思。则《幽梦影》一书，余诚不能已于手舞足蹈心旷神怡也。其云益人谓善，害物谓恶，咸仿佛乎外王内圣之言。又谓律己宜秋，处世宜春，亦陶熔乎诚意正心之旨。他如片花寸草均有会心，遥水近山不遗玄想。息机物外，古人之糟粕不论；信手拈时，造化之精微入悟。湖山乘兴，尽可投囊；风月为谭，兼供挥麈。金绳觉路，弘开入梦之毫；宝筏迷津，直渡广长之舌。以风流为道学，寓教化于诙谐。为色为空，知犹有这个在；如梦如影，且应作如是观。

湖上晦村学人石庞天外氏偶书

幽梦影小序

心斋著书满家，皆含经咀史，自出杼机，卓然可传。是编特其一骭片羽，然三才之理，万物之情，古今人事之变皆在是矣。顾题之以梦且影云者，吾闻海外有国焉，夜长而昼短，以昼之所为为幻，以梦之所遇为真。又闻人有恶其影而欲逃之者。然则梦也者，乃其所以为觉；影也者，乃其所以为形也耶？瘦辞隐语，言无罪而闻足戒，是则心斋所为尽心焉者也。读是编也，其亦可以闻破梦之钟而就阴以息影也夫。

江东同学弟孙致弥题

幽梦影题词

记曰：“和顺积于中，英华发于外。”凡文人之立言，皆英华之发于外者也，无不本乎中之积而适与其人肖焉。是故其人贤者，其言雅；其人哲者，其言快；其人高者，其言爽；其人达者，其言旷；其人奇者，其言创；其人韵者，其言多情而可思。张子所云“对渊博友如读异书，对风雅友如读名人诗文，对谨飭友如读圣贤经传，对滑稽友如阅传奇小说”正此意也。彼在昔立言之人至今传者，岂徒传其言哉？传其人而已矣。今举集中之言有快若并州之剪，有爽若哀家之梨，有雅若钧天之奏，有旷若空谷之音。创者则如新锦出机，多情者则如游丝袅树，以为贤人可也，以为哲人可也，以为达人、奇人可也，以为高人、韵人亦无不可也。譬之瀛州之木，日中视之一叶百影；张子以一人而兼众妙，其殆瀛木之影欤？然则日手此一编，不啻与张子晤对，罄彼我之怀，又奚俟梦中相寻，以致迷不知路、中道而返哉？

同学弟松溪王埤拜题

目 录*

前言	陈书良 (1)
张潮的警句	林语堂 (7)
题词	余 怀 (8)
幽梦影小序 (甲)	石 庞 (9)
幽梦影小序 (乙)	孙致弥 (10)
幽梦影题词	王 暉 (11)
卷上	

- | | |
|-----------------------|--------------------|
| 1. 论读书的季节(1) | 12. 论友(7) |
| 2. 论读经史之所宜(1) | 13. 论书法(7) |
| 3. 论圣人、贤者、庸人、小人、仙佛(1) | 14. 论人与物(7) |
| 4. 论知己(2) | 15. 论少年与老成(7) |
| 5. 论忧(5) | 16. 论春与秋(8) |
| 6. 论癖(5) | 17. 论翰墨棋酒(8) |
| 7. 论听(5) | 18. 论愿(8) |
| 8. 论酌友(5) | 19. 论盘古之偶(8) |
| 9. 论避世(6) | 20. 论三余(9) |
| 10. 论入世与出世(6) | 21. 论庄周与蝴蝶(9) |
| 11. 论赏花、醉月、映雪(6) | 22. 论邀(9) |
| | 23. 论烟雨、贫病、卖花声(10) |

* 卷上、卷下阿拉伯数字序号后的文字系编者所加，以便于读者阅读。

-
- | | |
|---------------------|-----------------------|
| 24.论才子而富贵(10) | 49.论学仙与学佛(16) |
| 25.论新月与缺月
之恨(10) | 50.论富贵与贫贱(17) |
| 26.论吾所不能(10) | 51.论耳能自闻其声(17) |
| 27.论恨(11) | 52.论听琴(17) |
| 28.论情境(11) | 53.论盲与哑(17) |
| 29.论颠倒情思(11) | 54.论人间乐事(17) |
| 30.论梦(12) | 55.论姓(18) |
| 31.论缺陷(12) | 56.论花(18) |
| 32.论爱花与爱美人(12) | 57.论不喜谈市朝事(19) |
| 33.论美人之解语(13) | 58.论云不能画(19) |
| 34.论窗外观字(13) | 59.论人生之全福(19) |
| 35.论读书与阅历(13) | 60.论天下器玩(19) |
| 36.论雨(13) | 61.论花瓶(20) |
| 37.论浊富与清贫(14) | 62.论春、夏、秋之
雨(20) |
| 38.论鬼(14) | 63.论全人(20) |
| 39.论花与蝶(14) | 64.论文武(20) |
| 40.论联想(14) | 65.论纸上谈兵与道听
途说(21) |
| 41.论闻声(15) | 66.论斗方(21) |
| 42.论节日(15) | 67.论情才(21) |
| 43.论雨之为物(15) | 68.论全才之难(21) |
| 44.论古之不传于
今者(15) | 69.论著新书与
注古书(21) |
| 45.论道士之能诗者(15) | 70.论无是处(22) |
| 46.论萱草与杜鹃(16) | 71.论文体(22) |
| 47.论驴之稚(16) | 72.论友道(23) |
| 48.论耳闻不如目见(16) | |

- | | |
|---------------------|---------------------------|
| 73.论学大家与名家之文(23) | 水(28) |
| 74.论清虚(23) | 89.论知(28) |
| 75.论南北东西与前后左右(23) | 90.论直世界与横世界(28) |
| 76.论二氏不可废(24) | 91.论八卦(29) |
| 77.论笔砚、验方、楸枰(25) | 92.论书之难(29) |
| 78.论戒俗与得趣(25) | 93.论求知己之难易(29) |
| 79.论石(26) | 94.论善人与恶人(29) |
| 80.论律己与处世(26) | 95.论福(29) |
| 81.论厌与喜(26) | 96.论闲(30) |
| 82.论耳中别有不同(26) | 97.论文章与山水(30) |
| 83.论月下(26) | 98.论各不相干(30) |
| 84.论山水(27) | 99.论《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31) |
| 85.论百年之计(27) | 100.论读史书之怒与乐(32) |
| 86.论四季之雨中
所宜(27) | 101.论奇书与密友(32) |
| 87.论诗文与词曲(27) | 102.论密友(32) |
| 88.论笔墨、书籍、山 | |

卷下

- | | |
|----------------------|-----------------|
| 103.论风流与真率(33) | 107.论看晓妆(34) |
| 104.论难忘者与未淡者(33) | 108.论相思者·之一(34) |
| 105.论菱荷与金石(33) | 109.论相思者·之二(35) |
| 106.论弹琴、吹箫、吹笙、埙管(33) | 110.论文章与锦绣(35) |
| | 111.论千字文(35) |